



北方的孤独女王

BEI FANG DE
GU DU NÜ WANG

宋宜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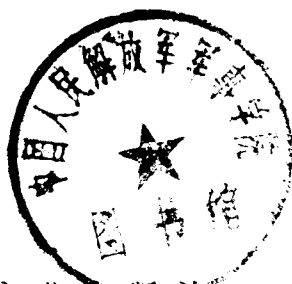
花山文艺出版社



2 034 3727 2

北方的孤独女王

宋宜昌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石家庄

北方的孤独女王

宋宜昌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唐山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1.75印张2插页 251,000字 印数:1—56,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286.164 定价: 1.30元

目 录

1. 北国的诱惑.....(1)
2. 去北方.....(12)
3. 伦敦接受挑战.....(29)
4. 燃烧的地火.....(41)
5. 冰海血战.....(49)
6. 战舰出航.....(67)
7. 怯懦.....(92)
8. 沉船水手的命运.....(100)
9. 谋划.....(106)
10. 空投者.....(116)
11. 神秘的船坞.....(120)
12. 俄国的北极城.....(126)
13. 不屈的挪威人.....(142)
14. 袭击.....(153)
15. 孤峰独影.....(172)
16. 大爆炸.....(183)
17. 奥斯卡古堡.....(205)
18. 无名墓上的鲜花.....(219)
19. 修复“提尔匹茨”号.....(225)
20. 海国的传统.....(241)

21. “塙”作战.....	(247)
22. 柏林与北极.....	(265)
23. 英国没有忘记.....	(277)
24. 召唤.....	(282)
25. 在炼狱和天堂之间.....	(290)
26. 破坏.....	(302)
27. 不沉的军舰.....	(318)
28. “高脚酒柜”.....	(324)
29. 告别大海.....	(330)
30. 准备.....	(345)
31. 末日.....	(354)
32. 尾声.....	(366)

1 北国的诱惑

“雷德尔元帅，你曾向我请求过，为了德国海军的利益，我军必须占领挪威。你又对我做了担保：海军能够保障陆军在挪威登陆。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了。挪威的局势很严重，敌人在海上占据了主动，咄咄逼人。丘吉尔的舰队倾巢出动，击沉击伤了我们许多军舰，海上补给已经中断，‘威悉演习’作战行动处于危机之中，你要立即拿出办法来。”

阿道夫·希特勒头也不回地说着。他向前躬着身子，俯看着桌上巨大的海图，而不去理会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他的神志越来越集中，嘶哑的带奥地利腔的卷舌音德语音调越来越低，生动的黑长头发贴在他扁平的额头上，一双神情复杂的眼睛炯炯发亮。这个当年浪迹维也纳街头的拙劣临摹画匠并不缺乏想象力，大比例尺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图象一只弓背的白熊，后脚踏在欧洲北部，前身扑向北海，地图在元首脑海中立刻变成了蓝色的峡湾，绿色的牧场，褐色的风化岩山岗和白色的雪峰。他喃喃自语，驰骋奇想，做出各种判断，陷在深深的自我状态中。

第三帝国的元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形象，他是个毫不出众的波希米亚人，不修边幅的小个子，鼻子很难看；与一张平庸的嘴相比，上唇的小胡须还算有些特色。他今天穿着褐色的军装，左臂套着红色卐字袖章，吃完了专门为他

准备的素餐，急忙在总理府召见埃利希·雷德尔元帅。

五十七岁的雷德尔谦恭地站着。他穿着整洁的海军元帅服，佩戴着勋章。雷德尔中等个子，此刻面容疲倦，眼皮松弛。但是在内心里，他的思想却象绷得紧紧的缆绳，他的情绪忧郁沮丧，简直糟透了。他是一个倔强的标准德国军人，日德兰大海战时的驱逐舰长，熬过了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海军那些凄风苦雨的年代。他生平最高的志向，就是继续已故的冯·提尔匹茨伯爵的遗愿，为德意志帝国建造一支世界最强的大舰队。为此，他曾向热衷于军备的希特勒提出了雄心勃勃的“Z”计划，准备在一九四六年时，让德国舰队的实力足以和英国舰队抗衡。可是希特勒只冷冷地回答说：“到那时仗早打完了。”

于是，雷德尔的时间表乱了套，无论他做出何等努力，也无法同前陆军下士的侵略时间表协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提尔匹茨上将毕生努力建造的“公海舰队”，由于德国战败，悉数被押解到苏格兰北方的斯卡帕湾，由德国水兵自己凿沉了。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希特勒给了雷德尔一支象样的舰队。但条件极苛刻，他不得不象一度桀骜不驯的德国陆军军官团一样，把海军拴在元首的战车上。两周之前，也就是一九四〇年四月七日，执行“威悉演习”的德军部队，奉元首命令，突然袭击了丹麦和挪威。海军担负了航渡和掩护任务。弱小的丹麦王国没有抵抗，投降了。但是挪威政府并未在纳粹的淫威下屈服，进行了抵抗。英国皇家海军舰队连日来一直在北海和挪威海搜寻德国军舰，参加“威悉演习”的大部分德国军舰，包括战斗力最强的大型水面舰艇，都被击沉击毁了。雷德尔元帅用他的全部家当去赌注，就象“一篮

子鸡蛋”的故事那样，结果几乎全部输光。德国海军再也没有能力去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海战或者两栖登陆战役了，包括可能的在不列颠的登陆。

元首的问题把雷德尔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他低声回答：“我的元首，无计可施。英国海军的实力太强，这不是一场公平的决斗。”

雷德尔想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如果说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那就是把空军几个中队的飞机派往挪威，利用空中优势压制英国海军。但那归戈林元帅负责，我仅仅是建议而已。”

希特勒的头终于从桌面上抬起来。他凶悍的目光变得灰暗朦胧。他显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复杂变态的性格象乌贼一样变幻着色彩。谁也无法预测他在想什么，要说什么，仿佛各种化学试剂混和在一个反应釜里，温度和压力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将出现预料不到的反应。总理府大厅显出不寻常的寂静。高大的天花板、吊灯、巨大的门窗、厚重的整幅地毯、名人油画和精致的家具，使这个勃鲁宁时代的建筑物产生一种深沉的压抑感，这座大厅里的主人，正在以他邪恶的妄想，改变着历史的进程。

希特勒对海洋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畏惧。他从未在任何一条船上呆过。这同他对陆战的熟悉形成鲜明的对比。元首是熟悉历史的。他知道，自从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法海峡惨败之后，三百五十年来，任何向英国海权挑战的强国，包括提尔匹茨时代的德国海军在内，都失败了。正因为对制海权毫无把握，希特勒感到他悍然发动的入侵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元首不是那种能忍受压抑的人。他对挑战的反射是暴烈的回击。他的眼球又变成了蓝色，目光咄咄逼人。

“好吧，雷德尔元帅，按你说的办。我给戈林下命令。请你记住，挪威是必须征服的。”

他按了桌上的电铃。一位侍者端上了两杯咖啡。饮料一下肚，元首恢复了往昔的镇静，那冰冷的意志和顽固的决心又回到他身上。他望着窗外的威廉街；街道上气氛冷清，行人匆匆。希特勒背着双手，滔滔不绝地扯起了关于历史和民族的废话。三十九年前，他做为一个海关税吏的穷小子，在德奥边界的林嗣中学上课时，历史教员利奥波德·波伊契尔博士教给他的那些知识，已被长年的政治冒险生涯所消化和扭曲，揉进了他癫狂的禀性，变成了血腥味十足的纳粹主义。

“挪威应该是德国的。我们不去占领它，英国人也会占领，实际上它正准备去占领。

“我认为挪威从来不是一个实质性的民族国家。它从来就依附在大国的卵翼下。丹麦鼎盛时它归丹麦，瑞典强大时它归瑞典。真正独立不过是三十五年前的事。挪威的地形过于狭长、崎岖。雪峰、峡湾、水道和岛屿更使它支离破碎，北极的严寒，可怜的农业，实在供养不了它那一点点人口。它不过是一连串的港口，一个呆在渔船和商船上的国家。我一直认为挪威人还不习惯于管理自己。我怀疑他们的血统。某些学究们认为他们是条顿人的分支——北欧人。不，他们比瑞典人黑。他们的祖先可能有斯拉夫人的血液。斯拉夫人从芬玛克高原进入伦德拉格。

“挪威应该属于帝国。我们的利益需要挪威。”他转过身

来，招呼了一下静听他演说的海军元帅，指着大地图，“你看，挪威不仅是一个通向开放海洋的巨大基地，也是瞄准英国的一支手枪。从挪威出发，我们的轰炸机就能控制北海，袭击英国。相反，如果英国人占领了它，我们不但将失去瑞典格里维尔的铁矿石，而且波罗的海和德国北部城市将立即处于威胁下。”他用指关节扣击着地图，“我们一定要拿下挪威。”

希特勒旁若无人地在大厅中来回踱步。雷德尔望着窗外。四月的天空阴云低垂，雨雾霏霏，雪松的枝条湿漉漉的。虽然战争已经打了七个月了，但西线一直处于“静坐战”状态，柏林市民并未受到很大影响，只是穿军装的人多些罢了。从军人和平民两方面讲，雷德尔并不希望战争越打越大。

“喂，吉斯林，”希特勒在他的海军司令面前站住了，“雷德尔元帅，你一直推荐的那位先生现在怎样了？”

雷德尔回答：“维德孔·吉斯林上校干得很出色。如果没有他和他那帮人协助占领行动，我们遇到的困难会大得多。”雷德尔认真考虑之后补充说，“甚至可能失败。”

“我们不会失败的。”希特勒大声吼道，“在无敌的德国军队面前，任何敌人都将被击败，就象波兰一样。‘威悉’演习一定成功。雷德尔元帅，准备把你的舰队部署在挪威的港口和峡湾里吧，这些地方天然是为德国海军定做的。这也正是你一再向我请求的。”

雷德尔点点头，一丝难以察觉的苦笑掠过他的脸。不错，当初正是他鼓动元首袭占挪威，为的是获得一条长达一万七千公里向大洋开放的海岸线，使德国海军免于象上次大

战时那样，被英国舰队封锁在德国近海，一无成就。现在，元首的军队已经踏上了挪威，可以预期，卐字旗终将在挪威飘扬。而他，德国海军总司令，手中的舰队却为占领挪威而耗光了。

“威悉演习”的始末大致是这样的：

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一举占领丹麦和挪威。

丹麦国小人少，几乎没有武装部队，同德国有很长的陆上边界，早在菲特列大帝时代就一再被普鲁士击败。希特勒料定丹麦不会认真抵抗。一旦抵抗，立即派大军镇压。

希特勒和他的外长里宾特洛甫起草了一份厚颜无耻的最后通牒。它是用丹麦文、挪威文和德文写的，语法上错误百出。德军飞机把成千上万份这种纸片洒在丹麦的原野上。七十岁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在哥本哈根被迫宣布投降。丹麦人满腔怒火看着野蛮的德国士兵践踏着青葱的家园。一百年内，德军入侵日德兰，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几乎同样一份哀的美敦书被德国公使库特·勃劳耶送给了挪威政府。它把强权政治和第三帝国的侵略野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德国部队不是做为敌人踏上挪威国土的。德军最高统帅部除非出自被迫，并无意利用德国军队占领的据点作为对英作战行动的基地……相反，德国军事行动的目的，完全在于保护北方，以防止英法军队企图占领挪威基地……德国政府希望挪威政府和挪威人民……不要抵抗。任何抵抗……只能招致徒劳的流血牺牲。”

强国蛮横地入侵一个弱国，把这种行动称之为“保护”它，这种借口已经沿用了几千年，直到今天。

但是，挪威王国政府立即回答：

“我们决不自动屈服，战斗已经在进行。”

这一时刻是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上午五时二十分。

占领挪威是一次风险很大的海陆军联合行动。

德国海军将派出自己的主力舰队，将实力可畏的英国本土舰队引诱到北海。然后，五支护航队分别搭载陆军五个师，在挪威沿海的五大港口城市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斯塔万格和奥斯陆登陆并加以占领。然后用两个德国山地师打通绵延崎岖的挪威山地交通线。这种先抢点，后连线的办法，对德军有限的兵力和挪威狭长的领土来说，也许是唯一的办法了。

挪威进行了抵抗。

繁荣的南方港市卑尔根进行了战斗；斯塔万格市把德军拖了两天；克里斯丁散市战况激烈；英国潜艇“金枪鱼”号击沉了进攻克里斯丁散的德国轻巡洋舰“卡尔斯鲁厄”号。

“狂暴”号上的英国海军航空兵炸沉了重巡洋舰“柯尼斯堡”号。首都奥斯陆的抵抗最坚决。奥斯陆峡湾长五十英里，布满了历代挪威王朝修筑的要塞。一枚岸基鱼雷击沉了德国重巡洋舰“布吕歇尔”号，它上面的一千六百名官兵淹毙。袖珍战列舰“卢瑟夫”号被击伤，整支舰队被迫撤出了险峻的峡湾。由于利用了在福纳布机场着陆的德国空降兵，入侵部队司令官福肯霍斯特少将才占领了奥斯陆。但挪威政府已撤往北方继续指挥抵抗。表面上看来，德军的主要目标都达到了。

然而，战斗才刚刚开始。

雄踞世界霸主的英国皇家海军虽然遭人抢先，猝不及防，

但是终于醒来，接受了德国海军的挑战。

两次担任海军部长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迅速做出反应。英国本土舰队和第一、第二巡洋舰队分别从斯卡帕湾和罗塞斯港出动，越过风狂浪恶的北海，投入果决的战斗，给德国海军以沉重的打击。侵入纳尔维克港的十艘德国驱逐舰，全部被英军击沉。英国潜艇封锁了德军的海运线。英国内阁批准了代号为“莫里斯”的攻击挪威作战行动。四月二十日，一个英军旅和三个法国轻骑兵营在特隆赫姆西南一百英里的昂达耳斯内斯登陆，更多的联军部队已经上船，残酷的血战拉开了序幕。

正当远在北国的德国陆军迫切需要增援时，德国舰队却成了残废。

“难道眼看着我们的陆军陷入苦战，你的舰队却无所做为吗？”希特勒又踱到雷德尔面前，目光直逼他的海军元帅。

“是的，暂时不行，英国人控制了海洋。”雷德尔无可奈何地承认。他垂下眼皮，盯着自己的靴尖，沉重地说，“目前，德国海军只剩下两艘战列巡洋舰了，它们的排水量只有三万二千吨，主炮口径281毫米。‘沙恩霍斯特’号轮机损坏，‘格奈森诺’号受了重伤。能为它们护航的驱逐舰所剩无几。而英国海军，仅‘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就有十三艘，它的排水量是三万六千七百吨，有十门356毫米大炮。此外，他们还在北方保持着五艘航空母舰和大批旧战列舰。象‘沃斯派特’号这种旧战列舰仍然有很强的火力，就象它在纳尔维克战役中表现的一样，它主炮的口径是381毫米。”

“无论如何，雷德尔元帅，你必须把海军派出去。全世

界都知道我们的海军吃了败仗。你要证明我们的舰队仍然在海洋上。”希特勒又开始了吼叫。

雷德尔绝望地摇摇头。他清楚元首的底细。希特勒出生在莱茵河边上的奥地利偏僻小城，年轻时是维也纳一个穷困潦倒的流浪汉，上次大战时也不过是巴伐利亚后备第十六团的一个传令兵，他对海洋、舰队和海战一无所知。元首的崛起，完全凭蛊惑人心的感召力，耸人听闻的宣传，一群疯狂粗野的国社党徒们的拥戴，看准了形势，利用了机会，用尽了手段。同皇家海军对抗，在德国海军的鼎盛时期都无力为之。那么多在海洋上吃风饮浪几十年的老水兵都失败了，冯·斯比上将，冯·希佩尔上将，冯·舍尔上将……难道一个连旗语和炮术常识都不懂的外行政客，能指挥一支已处于劣势，失一着则全军覆没的帝国舰队吗？

一位军官的通报声打破了雷德尔的尴尬处境。他推门进来，向希特勒递交了挪威战役的最新战报，然后，立正转身退出。希特勒接过战报，飞快地读着，一边用指甲划着重要的段落。他越看越高兴，大声读起来：

“……从昂达尔斯内斯镇和纳姆索斯镇向特隆赫姆发动夹攻的英国轻步兵旅，已被成功地阻截在哈马尔市以北的利勒哈默尔城。我军奋勇作战，敌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军已俘虏英军一百三十五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我空军发挥了很大作用，敌军的补给纵列和后方码头被炸起大火，损失严重……”

希特勒笑起来，笑声又尖又难听。

“我早就说过，德国陆军是无敌的，英国陆军根本不是对手。上次大战时，我在瓦尔维克战役中，一个人就俘虏了

十三名英国佬。”

元首用手抚摸着胸前的一枚一级铁十字章。它是瓦尔维克战役后奖给希特勒下士的。李斯特团的士兵很少能有这种殊荣，希特勒多年来一直佩戴着它。

阿道夫·希特勒轻松地哼起来，竭力去想象那北国战场的情景：挪威那些坡度很陡的山岭上长满了松树、枞树和白桦，旷野荒凉，积雪遍地，人迹罕见。强悍的德国山地部队，利用一切能搞到手的交通工具：轻便铁路上的机车，简易山路上的自行车，西伯利亚矮种马，只能搭载两名乘员的马克-1型轻坦克，剩下的人披着白披风，撑着雪杖，一路艰难地向前推进，从卑尔根杀向巴根，从特隆赫姆杀向瓦尔德隆拉，以奥斯陆为中心四面开花，打入克里斯丁散、弗里德里克斯塔、科斯冯根、哈马尔和冰封的姆奥隆湖，一路挺进，势如破竹。俨然象一幅历史画卷：卡尔十二世亲王、克努德亲王和三十年战争时的“北方狂飙”古斯塔夫·阿道夫亲王的伟大远征。

当他的思路重新回到海上时，他突然开口：

“雷德尔元帅，你说‘暂时不行’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还要等待一段时间。也许是几个月。我们最强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已经下水，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和调试。等全部安装完成后，‘俾斯麦’号还需要在波罗的海进行三个月的海上训练和射击，就可以投入真正的海战了。我们的‘提尔匹茨’号战列舰也进行了大部分舾装。我的元首，到一九四一年初时，加上修好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我们就可以同单独的一支英国特编舰队抗衡，并且击沉它们。我们不断增强的潜艇兵力，将吸引住英国海军大部分

水面舰艇，这样，德国水面舰艇部队无论在北方海域，还是大西洋上，都有能力切断英国的海运线。”

“但愿如此。”希特勒冷冷地说，“我相信‘俾斯麦’号和‘提尔匹茨’号能有助于改善海军的局面。然而，对欧洲国家的任何决定性打击都是在陆地上进行的。我们要进攻法国，以雪上次大战之辱。法国战役会迫使联军失去平衡，他们顾不上挪威了。”

谈到即将发动的法国战役，希特勒越发变得兴致勃勃。征服法国是普鲁士统治者们的千年宏愿，自从高卢人和条顿人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分道扬镳以来，法德之间的冲突从未中断过。如果能战胜宿敌法兰西民族，希特勒将登上他个人声望的顶峰，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人能阻挡他了。元首按铃叫来了陆军司令和参谋长们，同勃劳希契元帅、哈尔德上将和约德尔上将一同热烈地讨论起“黄色方案”来了。一会儿，空军元帅、大腹便便的戈林应约前来，也加入了关于入侵法国的辩论，所有的人都把雷德尔丢到了一边。

直到关于适宜空军的天气大致确定下来之后，希特勒才想起可怜的海军司令。他走出人群，亲切地拍拍雷德尔的肩膀，用沙哑的喉音说：

“埃利希，我希望那个‘暂时’能尽快结束，当‘俾斯麦’号和‘提尔匹茨’号加入我们的舰队时，海军也能象陆军一样，开创出一个光荣的时代。”

“谢谢元首，我一定尽力去做。”

雷德尔终于转向大门，用正规的海军步伐，离开了这间谋划着人间罪恶的大厅。

2 去 北 方

马克西米里安·菲格尔少校是盖世太保总部中的一名军官，属于舒伦堡上校的情报安全局。菲格尔是一个奥地利世袭小贵族的后裔，他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波希米亚和奥匈帝国中皇威国舅的某个旁支。菲格尔今年三十八岁，小个子，红头发，精力非常充沛，并且有些神经质。他毕业于维也纳技术高等学校，专业是建筑。他信天主教，但更信希特勒。因此，他很早就参加了奥地利的纳粹党，德奥合并后，顺理成章地投效到恶魔海德里希门下。

现在，他奉海德里希和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双重命令，随同一艘军舰前往挪威。他，以及他手下的人，将以全部精力和智慧，来保障这艘军舰的安全。这种使命，在德国反情报史和海军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这艘军舰的名字叫做“提尔匹茨”号。

菲格尔少校非常喜欢“提尔匹茨”号。他有奥地利人对美和艺术的天生敏感，战列舰“提尔匹茨”号虽然是一件极为复杂而又异常庞大的海上杀人机器，但它的设计富于传统的美感。菲格尔登舰以后，以他特有的与人相处本领，很快同舰上的大部分军官混熟了。他是另外的一类特务，并非全躲在密室中研究档案和窃听器材，他靠人格去收集情报，他称之为“绅士的工作方法。”